

焦作微短剧市场需要“焦作味道”

本报记者 王玮莹

当下，微短剧市场很火，许多文旅城市依托微短剧市场打造网红文旅产业，我省也推出了“跟着微短剧游河南”的文旅品牌。焦作自然也例外，围绕“微短剧+文旅”“文旅+微短剧”，一些文旅项目正在突起。

近日，记者走进正在建设中的陶三文化艺术园区短视频拍摄基地。基地已现雏形，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主题风格建设，内有小型火车站、卫生院、邮电局、公社大食堂、菜市场等，此情景很容易勾起游客的年代记忆。

不仅如此，围绕“工业里的乡愁，灯火里的陶三”文化主题，该园区保留了许多陶瓷文化元素，老机器、老瓷片与园区的绿树红墙相映成趣，也是微短剧优质拍摄基地。

据陶三文化艺术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，今年4月，该园区被授予“焦作市微短剧拍摄基地”牌匾。陶三文化艺术园短视频拍摄基地建设已完成90%，预计9月初开始布景，9月中旬投入运营。虽然尚未全部完工，但该基地已经与米乐、凡纳、青木等多家影视公司确定了合作意向。

不仅仅是陶三文化艺术园区。今年6月，我市精选了25处多元场景，发布了“穿越古韵”“奇景山水”“休闲都市”“田园乡村”“红色记忆”等多类别取景地。

据统计，2024年以来，在我



↑陶三文化艺术园区中的老工业元素。

←建设中的陶三文化艺术园区短视频拍摄基地。

本报记者 王玮莹 摄

市累计拍摄的微短剧有《谁说女子不如男》《假如颜色会说话》《韶华梦》等100余部。今年，仍将有百部微短剧在我市拍摄。

看来，微短剧市场潜力巨大。

然而，在其欣欣向荣的背后，有许多人却在担忧焦作本土微短剧创作团队的实力。有人认为，焦作本土微短剧团队接地气、更会讲“土味情话”。“微短剧+文旅”旨在使更多文旅场景“借剧出圈”，实现从“取景地”到“打卡地”的跨越。而“文旅+微短剧”则侧重在微短剧中寻找焦作文化的闪光点，焦作更需要这样的优质作品。

记者获悉，目前全市具有微短剧、微电影制作业务的持证影视机构16家，而巨大的市场正

在考验这些影视机构的生存能力。

2024年，一部由焦作本土影视公司拍摄的公益性河南方言喜剧电影《不是闹着玩之过年》火爆全网，该剧热映被视为焦作微短剧产业的序章。

河南锦灿俱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这部微短剧的主创者。该团队主要负责人冯博说：“微短剧市场大，焦作微短剧人才多，但外流多。通过《不是闹着玩之过年》微短剧的成功，我们计划引流更多焦作本土创作人才，培育壮大焦作微短剧市场。”焦作文化厚重，四大怀药、太极拳及名人文化，为微短剧讲好“焦作故事”提供了大量素材，但需要优质人才去创作。

今年35岁的河南卡其色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许昭阳，已在焦作微短剧市场摸爬滚打了10年。期间，他多次尝试以微短剧形式讲好“焦作故事”，但作品多数中途“流产”。

许昭阳说：“焦作文化厚重，可挖掘的故事非常多，我们也希望将焦作好故事搬上微短剧平台。但制作成本高，流量变现难。在生存的压力下，我们也尝试业务转型。”

看来，焦作微短剧市场尚在艰难地度过与市场的磨合期。人才回流、政策支持、资金扶持、流量变现等，都是焦作微短剧市场亟需解决的问题。

有着40年创作经验的影视发烧友宋宝塘说：“影视创作是

不能靠个人独立完成的创作，必须依托编剧、导演、拍摄、制作等创作团队来完成，这个成本就比较高了。若依托微短剧讲好‘焦作故事’，需以企业为主体、政府充分参与，尽快增流量、变资金，否则很难出现爆款作品。”

近两年来，宋宝塘以焦作元素为核心，尝试利用AI人工智能技术创作，先后有《青龙夜灌园》等AI短视频问世。今年5月以来，他又开始了《大唐，安得碎银千万两》《窑神陶正》《怀药怀姜进大都》等AI微短剧创作。

焦作坐拥灵秀山水，古韵千年，一砖一瓦、一山一水，皆是故事的天然载体。将镜头对准焦作，才能最终赢下焦作微短剧市场。

绞胎瓷作品首次入藏中国工艺美术馆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

华优秀传统文化为

宗旨，开展中国

中国工艺美术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、数字化保护展示，中国工艺美术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精品征集、收藏、鉴定，举办相关展览、演出，开展国内外交流合

作，研发文创产品。作品《瓷火》以“千年绞胎工艺薪火相传”为主题，选用太行山深处修武县当阳峪高岭土原料，运用手工编花工艺，将展览、演出，开展国内外交流合

艺术之美。

据了解，焦作绞胎瓷传承创新成果显著。作为焦作绞胎瓷研发企业之一，金谷轩绞胎瓷近年来研发出了8大类1000多个绞胎瓷品种，获150多项国家专利。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、中国美术馆等30多家国内外博物馆收藏，3次入编义务教育《美术》教材，屡获山花奖、大地奖等荣誉。

『水上交通员』胡方成

本报记者 王玮莹 本报通讯员 朱世德

胡方成，温县黄河街道朱家庄人，出生在郑州巩义洛口村，黄河边长大的苦孩子，水性极佳，寒冬腊月敢往冰水里扎猛子，一待就是半个多小时。能快速爬上十几米高的大桅杆，能在黄河里抓野鸭，摸黑过河也不在话下。他18岁就当上了艄公，掌舵带船，驰骋黄河两岸。

然而，拿命养家，一年到头仍是吃糠咽菜。此时，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。在党的思想影响下，他感觉像他这样的穷人有了靠山，从此坚定跟党走。

能为党和人民干啥？1942年，他以黄河艄公身份做掩护，成了八路军一名“水上交通员”。1943年，受党组织指派，他一担两筐，带着8岁的弟弟北渡黄河，在黄河滩边朱家庄建立了地下联络点，架起黄河南北两岸秘密交通线。

夜渡黄河送情报。

1943年8月初，正值汛期，黄河水流湍急，航船都已停运。一天晚上八九点钟，胡方成正准备和弟弟睡觉，一阵急促地敲门声传来。一人头戴草帽、身披蓑衣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急件。来人交代，务必即刻出发，当夜将情报送到黄河南岸的情报站。

咋渡河？黄河水暴涨，看不见水势。可顾不了那么多了！胡方成决心凭借多年艄公经验及超高水性，与水龙王比下高低。

他把弟弟送到邻居家看护，把信件卷好塞进大葫芦里密封好，吃两个馍补充能量，而后把葫芦绑在腰间，穿着大裤头，光着脊梁，赤脚踏进黄河里。一阵急雨飘来，河水凶猛上涨，他借助水流斜插渡河，与风浪搏斗。自由泳累了，就仰泳躺在水面休息一会儿。遇到漩涡，换“狗刨式”泳姿，先顺着漩涡水流方向游，再用力蹬几脚摆脱出来，不然会有生命危险。

一两个小时，胡方成终于登陆。他已经筋疲力尽，稍作休息，便又踏上路程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。当他从葫芦里取出急件交到负责人手上时，已经累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。

这是拿命换来的情报。情报站负责人赶紧给他找了一件干衣服换上，先让他上床休息。大约过了两个小时，负责人又给他下两碗面条吃饱。雄鸡报晓，胡方成踏上返程。雨停了，水路看清了，一个多小时便回到了驻地，圆满完成了任务。

1945年3月初，胡方成又接到了一项艰巨任务。当年3月，中共太行八地委决定成立中共温县县委，建立温县民主政府，组建温县独立营。为进一步壮大力量，组织急需了解周边敌情，决定派一个小分队到黄河南岸侦查。护送小分队的任务就交给了胡方成。

一个月后，8人小分队携带轻枪渡河，胡方成在渡口提前备好了船只。4月的黄河水水势平稳，小分队很快到达了对岸。胡方成一人留守，隐蔽好，等待小分队。

启明星升起，天麻麻亮。胡方成一夜不敢懈怠，集中精力做好接应工作，船上为小分队准备好了水和食物。这时，小分队第一小组回来，二小组成员却迟迟未到。情况不妙。胡方成和班长站在船头焦急等待，忽听有枪声，他们看见副班长带领战士朝渡船奔来，身后有七八个敌人。胡方成紧握船篙，副班长等人一上船，他奋力一篙，迅速离开岸边，追赶的敌人也离岸不足100米。胡方成奋不顾身，左一篙又一篙，借助水流飞速斜插对岸。待到渡船靠岸，胡方成才发现船帮上嵌入了四五颗子弹。

胡方成壮举在温县被广泛传颂。1947年1月，温县第二次解放前夕，他被推选为朱家庄农会主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不表功，不当官，主动辞去职务，重操旧业，当起了艄公。1977年6月，胡方成病逝。

红色怀川

焦作日报 公益广告

“在这里 建设美丽乡村”

每一笔都是大地的艺术”

广告